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何道沖

編修_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孫球

謄錄監生_臣周雲翮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十五

元 陳桎 撰

辛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

遥拜二帝不受賀○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

張俊為江淮路招討使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

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志多造符識蠱惑中外以衆圍江州朝廷以俊為招討使帥兵進討俊請岳飛

同往許之

李成陷江州○謝克家罷○盜曹成陷漢陽軍

鄂州○詔有司舉太祖後宜禔封安定郡王者

詔曰太祖

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禔封人名

依故事施行 二月邵青寇宣州○以秦檜叅知政事○詔

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極其褒崇於是學者翕然尚之

三月張俊大敗

李成於樓子莊復筠江州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

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

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急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

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岳飛重

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
飛抵城東進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
上刺兵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
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
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
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
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援筠與俊夾河而
營楊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
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
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金烏珠取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

寧州

於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張浚退守閬州以張深為四川

制置使次于益昌王庶為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

西諸路知興元府

金人破福州蹂同谷以迫興州遂退保閬州而令張深劉子羽趨

益昌

夏四月金達蘭屯于宿遷縣○劉光世復楚州○

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

桑仲陷鄧州○盜李忠陷

商州○五月以張用為舒蘄鎮撫使○作大宋中興

玉寶○劉光世使王德龍揚州執郭仲威歸于行在

所斬之○邵青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盜趙延

壽據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張俊大敗李成于黃

梅縣成奔劉豫

張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及之成大敗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為

追兵所殺成北走降于劉豫
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
李忠譚究降于張浚○

張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

用寇江西岳飛與用同郡人乃以書諭之

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
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帥衆降于飛
六月上虞縣丞

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

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
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
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應選太
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
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
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安宗入繼
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
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

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
親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
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
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
以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張琪陷徽州○張浚以

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闕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

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豫置招受司誘宋逋

逃金人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之民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弼他國或繫送雲中益防豫也秋

七月以岳飛為右軍副統制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

賊○封太祖後令詒為安定郡王○金達蘭自宿遷

北去○范宗尹免

宗尹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

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二十遂落職知温州八月以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

孔彥舟為蘄黃鎮撫使○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

浚既

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于開州將任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侍浚立時舉以示焉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

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件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痛惜之軍士悵悵有叛去者

大使

時黃潛善已死

張守罷○以李回叅知政事富直柔同

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

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

聞帝即

用之 范福棄蔡州以李祐代為鎮撫使○復置賞

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

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

置使

呂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已降李敦仁已敗江淮惟

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早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故命庾帥師進討江湖盜詔能建策還二

帝者賞以王爵○冬十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

衆于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

青聚其黨于崇明沙上劉光世令王德討

之拔柵以入青軍大潰餘黨復至謀言青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陳始交

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以孟庾叅知政事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吳玠大敗金烏珠于和尚原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

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摩哩自鳳翔烏魯舍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舍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電遂遁去摩哩方攻箭箬嶺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狙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烏珠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

雞結連珠營疊石為城夾澗與宋軍相拒十月癸酉
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
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
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敵至伏
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流矢僅以
身免亟髻其須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也深
以為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
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
之召諸將歛血盟免以忠義皆初置見錢關子時命
咸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焉
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
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
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
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
分之一償之
人皆嗟怨
升越州為紹興府○關師古復秦州○

劉豫使王世冲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金烏珠自河東還留薩里罕于鳳翔遂取慶陽○慕容洧以環州叛降于金○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為副使○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桑仲寇復金州○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是

中原盡屬於豫

壬子

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

帥百官選拜二帝不

受朝賀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

熾韓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盜諸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之請也帝至臨安府○二月詔

劉光世帥師次於揚州經理淮東○以李綱為湖廣

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

以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

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三月桑仲為其黨所

殺李橫復郢州

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且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

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移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仲至郢州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裒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金人侵隴安吳璘敗之○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

下所殺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

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

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叅知政事○

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帥

師如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秦檜因風人言周宣王內修

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

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

俊劉光世岳飛王玠楊沂中等皆隸焉凡十餘萬人帝嘗謂給事中程瑤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

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瑤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

可倚帝

劉豫徙於汴京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

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洶沙

官凡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

州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賀邵郴連命岳
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旂招成
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
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蓮頭嶺飛部不八千人一鼓
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
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
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
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
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張浚以
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為利夔制置使○金主以其太

祖孫宣為安班貝勒

自舍音卒後安班貝勒之位久虛至是尼瑪哈烏珠古新等會

朝上京謂鄂特本曰儲嗣久曠哈喇先帝嫡孫當立若不早定恐授非其人鄂特本然之遂相與請於金

主金主不得已許之哈喇即亶也太祖之孫父曰豐王勝果勝果一名宗峻在太祖諸子中為最嫡云

金主以其子富勒呼為固倫貝勒富勒呼一名宗磐金以

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為左副元帥○閏月衍聖公

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五月以權邦彥僉書樞密

院事○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帝感婁寅亮之言選

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呂頤浩前伯琮育於宮中命張媿好鞠之生六年矣

軍將趙延壽反頤浩遂次於常州頤浩至常州趙延壽兵叛於呂城鎮

遂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疾不進王德追趙延

壽於建平誅之○置修政局命秦檜提舉秦檜以周宣王內脩

外攘為言乞置修政局從之以檜為提舉凡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皆領之張浚以劉

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

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

為岳飛所追乃率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詔岳飛屯江州○以

李橫為襄郢鎮撫使李道為鄧隨鎮撫使○頒黃庭

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翟汝文罷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

汝文薦其才故檜引輔政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濁氣故不得久居位孔彥

舟叛降於劉豫

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彥舟遂叛

秋七月以翟

琮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呂頤浩還自常州

○八月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

定郡王令話卒○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貶

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

程瑤等二十人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

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卹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

省官吏皆卹民事也而此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眈眈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為公論所容乃多引知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朝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席益曰目

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令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

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誓出胃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正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為之一空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於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惇為首謝良佐嘗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柏挺然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

先是起居

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

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啗飯共國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

于劉豫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欲急擊之孟庾不可世忠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綦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

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
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
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旂益傳呼如雷賊
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罷

修政局○王倫還自金

阿倫既被執久之尼瑪哈使烏凌
阿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

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
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
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
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
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
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
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
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此上國遣使
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
江南情實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

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
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
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以潘致堯為金
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

國通問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幣奔劉豫○以朱
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

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

罷世忠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以王似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

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
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
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
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

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以令時為安開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定郡王

先是燕秦二王後相代襲封自是始定燕王之後

金元帥右都監耶

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冬十月禁私酤

○祫享于溫州○十一月詔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

潛會師討楊太

太年少楚人謂少為么故又曰楊么

王彥復秦州

彥守金州

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中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

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彥節制商號陝華等州軍馬

李綱

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羣聚為盜散處荆湘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

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
禮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
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川陝宣撫司以便宜賜
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類試陝西舉人周漠等進士出身○初置江浙湖南

月椿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

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自此大為東南民害召張

浚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及

王似同治司事

浚聞王似來乃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

宿憾日短

浚故召之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趾郡

王○以孔端朝為祕書省正字

錄孔子之後也

詔孟庾同都

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金薩里罕取金州王彥奔石

泉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其志將出奇取之乃以宋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

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閬師古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津遂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薩里罕乘勝而進

癸丑

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

率百官遙拜二帝不

受賀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吳玠走西縣子羽走三

泉金薩里罕遂入興元府而去

金人長驅趨洋漢興元劉子羽聞王彥敗

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薩里罕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

胡琳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
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
子羽移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
谷北出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薩里罕既回鳳翔
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
曰為我語敵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
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
馬及兩河所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
死傷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自褒斜谷還興元
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
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
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
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李橫復頴順軍頴昌府○造渾天儀○

以李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以伯琮為

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之

吳璘

尚守和尚原而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而別營壘于仙人關右興州長舉縣之地名曰殺金平令璘帥和尚原之兵以守焉以席益叅知政事徐俯僉

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京師劉豫乞師

于金金人救之及橫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豫復陷

潁昌府○以韓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夏四月

朱勝非以母喪去位○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

震為商號陝州鎮撫使○以劉光世為江南東路宣

撫使○李成復陷虢州○楊太僭號大聖天王

么衆日盛

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么以下臣事之甚謹水軍統制徐文叛降

于劉豫

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

統制諸將忌其材勇諸其將叛朝廷遣兵討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盐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罷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潘致堯還

自金以韓肖胄為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邊兵犯齊境

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

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

房而去○詔李橫等班師還鎮

以與金議和也

五月罷宣撫

司便宜黜陟張浚發閬州

張浚雖被召而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而未行王

似盧法原亦未赴閬至是詔周隨亨李愿宣坤王似盧法原赴鎮而罷宣撫司便宜黜陟浚及劉子羽王庶劉錫等遂以陳規知池州

規守德安七年敵不敢犯至是召入對首乞罷

鎮撫使帝納之自是不復除鎮撫使

六月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來

歸人

以議和也

詔王瓌會師討楊太○岳飛大敗盜彭友

于雱都虔吉平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乃專

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喻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旂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從工部侍郎李擢之請也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

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以制詔書表露布檄歲銘記贊頌序為題以試初許任子亦得就試

起復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八月翟琮奔襄陽劉

豫遂取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之鳳牛山突圍奔襄陽沂王

楞有罪金人殺之

楞與駙馬劉文彥誣告道君皇帝謀反按驗無狀伏誅

九月

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

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

州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次鎮江府王瓌為荆南府

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次鄂州岳飛為江

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次江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

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冬

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襄陽李橫奔荆南成入據之

遂陷隨唐郢州信陽軍○罷諸路類省試舉人○十

一月韓肖胄還自金禁泐淮兵擅侵齊境○復元祐

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取和尚原○十二月

金李永壽來

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報聘至是尼瑪哈使

李永壽王胡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劉豫以孔子後璫罷封衍聖公主管祀事

甲寅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

率百官遙拜二帝

以章誼為金國通問使

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金始定制度頒之

○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及金烏珠戰於仙人關

大敗之

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

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紫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

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奴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以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以

趙鼎叅知政事○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張浚

還自閬州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至臨安中丞辛炳

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奉祠福州居住浚即日行

以王似

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為副使○夏四月安置

宣撫司叅議官劉子羽于白州○吳玠復鳳秦隴州

○熙河蘭廓路安撫使闕師古以洮岷叛降于劉豫

○徐俯罷

與趙鼎議不合故也

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豫○

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

時楊

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及朱勝非言

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

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

曰飛不擒賊

不涉此江矣岳飛復襄陽

飛至郢偽齊守京起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

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

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棄襄陽遁去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金人侵金州王彥敗之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

吳才人以張嬖奸鞠瑗亦

請于帝乃復取太祖後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母之

岳飛使牛皋復隨州

○秋七月以胡松年僉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

張憲復鄧唐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

於是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
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章

誼還自金師

誼至雲中與尼瑪哈烏珠論事不少屈
還至應天劉豫留之以計得歸持尼瑪

哈答書約以淮南毋得屯駐
軍馬蓋欲盡江以益劉豫也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

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
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

是為朱勝非所忌除鼎知院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
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
乃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
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
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

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沒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以魏良臣為金國通問使○詔取在萬里之外乎

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聰問之請也復以王似知成

都府○以岳飛為湖北荊襄潭州制置使次于鄂州

趙鼎上言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於是授飛

清遠軍節度使充制置使飛時年三十二九月朱勝
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非乞終喪制許之

時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
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礪

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
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

之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

南

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伐會烏珠還力言其不可曰
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足恐無成功尼

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
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請自密州泛海趨昌

國以攻取宋之糧船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
直抵錢塘江口金主乃命鄂爾多達蘭調動海漢兒

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
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師南下騎兵自泗攻徐步兵

自楚攻承州金師渡淮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以趙

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鼎將赴川陝陸辭時淮報驟至舉朝

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以沈與求叅知政事○冬

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金人圍亳州○召張浚

于福州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之至是帝思其言會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樛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

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

入言于帝遂召浚為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淮而還

世忠得命進駐揚州手勅感泣曰主憂如此
臣子何以生為遂復如揚州使統制解元守

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
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

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
竟即上馬令軍中曰眠吾鞭所嚮於是移軍自大儀

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
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聶呼貝勒聞世

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
各執長斧上搭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

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
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鴣口橋

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合戰
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
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
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
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
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
第一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羣臣
勸帝他幸散百司以
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
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
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
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
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
以孟庾為行官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
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玠為江西沿江制
置使命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

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東聞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旅從己亥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為止不行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

于六師

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

金人入濠州○金

人入光州○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

浚至見趙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蘭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

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師引去皋追敗之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

愈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金

師渡淮北歸

達蘭屯泗州烏珠屯竹塾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

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

師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守臣亦棄輜重遁
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
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
馬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
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
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
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章鼎奏金人遁歸
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相執議攻戰
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
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
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于敵國
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
未振尚使彊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
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
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
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

煩民力料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令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瞻養加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

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陸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鑒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彊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言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闕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

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
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
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
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
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
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
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
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
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
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
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
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
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
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
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
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

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噐用脩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

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乙卯

五年

金熙宗亶天會十三年○夏大德元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帝在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帥師次於鎮江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帥師次於太平張俊為江東宣撫使帥師次於建康○鄜

瓊復光州○金主旻卒安班貝勒亶立

太宗以舍音鄂特本共知

國政尼瑪哈斡里雅布總司戎事滅遼舉宋議禮制度治歷明時續武脩文經國規模於是始定在位十三年

無宮苑奢淫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亶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二月帝如

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於溫州

○帝至臨安府○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卒於閬州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

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

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

自相背

矣矣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

討楊太於洞庭湖

王璣討么連年不克朝議以為招之便胡閔休獻致寇禦戎二策言

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會
飛入朝遂以命之飛以閤休為機宜文字
吳璘復秦

州金薩里罕來救楊政敗之○作太廟於臨安

從禮部員

外郎江端友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言
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
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不納
詔張浚如江上議邊

防○初封劉光世妾許氏等為孺人
從光世之請妾之有封自此始

也閏月胡松年罷○王瓌免○置總制司命孟庾領

之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孟庾提領號總制司
初陳伯亨以發運兼經制使帝在揚州四方貢賦

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
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

錢紋之於細而積之甚衆一歲得錢近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暴紋與其紋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大為東南三月張浚乞視師於潭州詔許之浚以建康東之害

度據上流恐楊么滋蔓為害請乘其怠討之具疏請行帝遣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譴呼金以尼瑪哈領三省事○初而去於是相率請降

粥民間田宅契紙○夏四月罷鎮撫使○封周後柴

叔夏為崇義公○奉安神主於太廟○太上道君皇

帝崩於金之五國城

太上自離汴與淵聖及后妃族屬備極窘辱至是崩年五十四

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
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
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
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
之北向泣血撰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史臣
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
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踈斥正
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獮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
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飭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
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加兵
勤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
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
亡者徽宗行朝獻景靈宮之禮於射殿○龍圖閣直
特甚焉耳

學士致仕楊時卒

自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

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羅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
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
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
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
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
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好
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卒業
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
自適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
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
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為延平先

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五月何薤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不可犯者

乞罷許之

初建炎中胡寅為起居郎嘗上疏請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資為養兵之費庶

幾敵人知我有含怨必聞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所為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不報及何薤奉使寅為中書舍人復上疏言女真昔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黃

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寤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閎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蘄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帝遂遣蘄行寅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貴州防因乞外知邵州

禦使瑗為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

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為資

善堂命建國公就堂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

之選岳飛嘗詣資政堂見瑗退而喜以令石為安定
日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郡王○行統元厯

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金左副元帥鄂爾多

卒○六月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受命討

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
何如爾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
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
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
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
誓以死報會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
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
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飛以王
璣無功皆其統制任士安不受璣節度故也鞭之使

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巨舟千艘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里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張浚歎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么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

孟庾罷○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論詆誣宣

仁聖烈皇后罪追貶章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蔡卞

為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九月金主追尊

其考妣為帝后

金主追尊其考豐王宗峻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妣富察氏為惠昭皇后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帝賜浚書謂上流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

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遣使

賜詔趣歸及至帝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力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

覽四十一篇帝以席益為四川制置大使

時吳玠專治戰守於

財計盈虛未嘗問一切以軍期趣辦於趙開遂與開異趣玠數以饋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

令民自賣田畝間架於官賣之

令州縣造戶帖出賣民間自行開具地宅

田畝間架之數立為定價凡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令督府椿管

十一月徵和靖處士

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生舁至山谷中而免劉

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因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焞乃聞三以趙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以趙

開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於襄漢川陝

浚以

金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乃具奏請出視師從之浚復以知鄂州劉子羽叅議軍事以李綱

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

張浚薦其忠也以沈與求兼

權樞密院事

丙辰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清元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

安府○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安定郡王

令砮卒○二月置行在交子務

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

從都督府措置財用張澄之請也

以折彥質僉書樞密院事○韓世

忠圍淮陽軍金烏珠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

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奪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雅哈貝勒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相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

民從而歸者以萬計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於鎮江命張俊

進屯盱眙○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

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
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
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
耻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

鎮馬金以尼瑪哈鄂特本富勒呼並領三省事○夏四月

劉豫陷唐州○京湖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

起復之○五月復造見錢關子罷交子務

有司言朝廷措置見

錢闕子失其本意改為交子官無見錢民何以六月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儲見錢印造闕子

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

楊沂中進屯泗州

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窺

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以令應為安定郡

王○秋七月以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知金

州邵隆知商州經招商號○以陳公輔為左司諫吏部

負外郎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之政事既壞人才學術則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

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
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
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能死於
王莽之篡而為之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
仕合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
石乃曰道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
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
帝大喜授司諫賜三品服
劉光世復壽春府○

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李迨代之

席益在四川頗

侵用軍期錢趙開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
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迨代之自
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
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酤奇零絹布
之征遂為蜀之常賦則
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
岳飛使牛臯復鎮汝軍○以

秦檜為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

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

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張浚進屯泗州○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

行一帶山砦必有嚮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金主追帝其先祖

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巴哈曰安帝綏赫曰獻祖烏古朮曰景祖

和里布曰世祖頗拉淑曰肅宗英格曰穆宗烏雅舒曰康宗妣皆為皇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

不桃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於

唐州上䟽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晟

董先復號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中原響應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兵以取中原不許於帝至平江府權奉安神主是孤軍無援引還鄂州於能仁寺冬

十月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楊沂中帥師禦

之戰於藕塘猊大敗走麟自順昌引去沂中追至南

壽春而還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勝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寇

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富勒呼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從其議遂不許豫而遣烏珠引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道而南子麟率中路兵由壽春起廬州以犯合肥姪猗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趨光州以犯六安朝廷大懼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起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

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
麟進逼合肥趙鼎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
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急遣張俊合
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
張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
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渡江
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
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
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
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
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
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
馳往光世軍中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者即斬以
徇光世不得已乃還駐廬州與沂中浚等相應劉猷
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趣定遠劉麟從淮西

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以甲辰
猊率衆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
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
入為王師所襲乃引兵趨合肥欲與麟合而後進行
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
擊之且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
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
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秉背擊之張俊
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
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
也即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請
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
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退北
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西遼
主達實卒其妻蕭氏權國事

達實殂子伊立年幼遺
命后塔布布延權國稱

制號感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於
天皇后

淮陽○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社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

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社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社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風百倍令岳飛軍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

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昂不及見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折彥質罷○以張守叅知政事○以呂頤昂頓首謝折彥質罷○以張守叅知政事○以呂頤

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陳公輔乞禁

程頤之學詔從之

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而從

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恠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布告中外使知朕意

丁巳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金初用

大明歷

天會五年命司天楊紱造大明歷至是始用之

以陳與義叅知政事

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

為樞密使○何蘧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

后崩帝成服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

宮中仍致喪三年

何蘧范寧之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已亥帝成

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

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官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

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而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極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吊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剗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望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倫陞辭帝命謂梃懶曰河南之地上以岳飛為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湖北京西宣撫使

飛自鄂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

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褊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而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駕鉅之材也帝稱善進拜太尉宣撫以王德用瓊兵隸之帝復詔德瓊曰聽飛節制如朕親行時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三月帝如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

建康府○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叅謀軍事○

帝至建康○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遥尊宣和皇

后韋氏為皇太后

帝一日號慟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

和正為此耳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遙尊為皇太后從之以呂頤浩兼行宮

留守孟庾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其兵隸都

督府命呂祉節制之

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

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乞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張浚因分其兵為六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

不夏四月作太廟於建康○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

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

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絕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時飛母喪未終

屢請持服而不見許及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於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張浚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權其判官實監其軍

如太平州淮西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乃上

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間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

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六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

鎮

累詔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飛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

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唐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秋七月嗣濮王仲湜卒

○金晉國王尼瑪哈卒

尼瑪哈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

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楊沂中為淮西

制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

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之軍鄺瓊副之

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訟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而命沂中錡召淮西副統制鄺瓊赴行在瓊以衆叛置司廬州

降於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

呂祉復至廬州鄺瓊又訟

王德祉論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亦濶畧況此小嫌耶當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勒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會聞朝廷命張俊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

降劉豫擁社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棗林下謂
瓊曰劉豫逆賊我豈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
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
隨鄴瓊去乎衆頗感動九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
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碎首折齒而死時有得社
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
者哀之劉錡吳錫以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江
兵追瓊不及而還
州鄴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
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尼瑪哈而烏珠
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烏珠謀者飛陽責之曰
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
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
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
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烏
珠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

納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張浚免罷都督

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

子方厲精克已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鄴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兼

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江州

太平觀張浚於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

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竄鼎曰浚母

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
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
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
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
自闕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秦檜憾浚不
出一語上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
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
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金
以達蘭烏珠為左右副元帥○閏月以尹焞為秘書

郎兼崇政殿說書

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范冲奏給
五百金為行資令漕臣奉詔至涪

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
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
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
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命為秘書郎

兼說書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襲汴執劉豫以歸廢

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於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以

復舊壤不報

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而得立故奉二人特厚諸將多憾之尼瑪哈既死豫兵

復敗藕塘金人欲廢之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

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而以東拔為元帥左都監屯太原大托卜嘉

為元帥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達蘭烏

珠偽稱伐宋以襲之將至刀馬河二帥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烏珠麾騎翼而擒之

遂馳入汴京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

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戎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間巷間宣言曰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外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官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八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達蘭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乎遠近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漢岳飛奏東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報不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十二

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倫將還達蘭送之謂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

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大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梓宮及太后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於金

交趾郡王李陽煥卒子天

祚嗣

通鑑續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十六

元 陳桎 撰

戊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張守罷

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

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金班女直小字金

所製也。遂謂古新所製為大字。二月帝如臨安府。○胡安國進春秋

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

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某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三月以仲

偶為嗣濮王○以劉大中叅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

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

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

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間不復再薦檜因憾之

及鼎再相檜在樞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

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時朝廷議

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

用兵帝然之至是金以韓昉為翰林學士○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五月王倫及金烏凌阿思謀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達蘭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鄂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完顏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完顏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仇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時富勒呼位在鄂特本上達蘭宗雋附之由是富勒呼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砮館伴之砮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砮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三二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

備亦不可弛朝臣多言其不可者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羣議遂息

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

凡五項時玠僑寓於衢也

王庶自淮南還

庶素有威嚴及視師坐壇上自大將已下悉以

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岳飛自鄂州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矣庶甚壯之

以張宗顏知廬州徙劉錡屯鎮江○秋七月以王倫

為奉迎梓宮使如金

秦檜請復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

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
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官

制○金以所都會寧為上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

京

會寧即海古勒地金之舊土也安春水實源於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

遼上京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
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九月金改燕京

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冬十月劉大中罷

大中與趙鼎不

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

不待論當自為去就也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

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

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誣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
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
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
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既而御筆
除宗子璩節度使封國公鼎奏建國公雖未正名天
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
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帝曰姑徐之秦檜
復留身不去不知所言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
中勾壽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
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
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
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
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錢之
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
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
復攻砭必傷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

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以勾龍如淵為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也

御史中丞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

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

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

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

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

異議者卒

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

地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僉書宣徽院事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地與倫偕來通

古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洵洵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

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趙鼎豈可去耶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乞致仕且韓世忠乞奏事行在所不許言和議之非秦檜許之初秦檜主和議命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十一月以孫近叅知政事○詔侍從臺諫詳奏罷

和金得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乞斬秦檜詔貶銓監

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

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早開曰主上以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國尊主范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可許

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亦上
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
之歸與金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
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
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
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
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
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
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
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
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
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
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
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
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

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令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不安其所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敵有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易服色異時禽婁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彼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彼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其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成九合之功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舍中興之美而為事仇之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

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
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
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
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翌日改
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殺其書於木金
人募其書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
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
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王庶罷庶屢言和
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聽因乞免僉書和議文字
且累疏求罷秦檜從之
十二月以李光叅知政事

榜諭及金通

和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
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

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
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

母兄親族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奉表報
餘無需索

謝使○以施廷臣為侍御史莫將為起居郎不敢拜

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秦檜抗章力贊和
議檜擢用之朝論大駭吏部尚書張燾率侍郎晏敦
復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作慈寧宮以
患之使樓炤諭以美官燾終不易前論

太后韋氏將還
命作官以待之

己未九年金天眷春正月大赦以金國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

赦文略曰乃上穹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
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戴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
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
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

者借令敵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
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
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
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
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讐聽其號令比肩
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
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
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于人
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
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不返逮今千
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
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
二事者足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
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
鄂岳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

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讎隙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以較務楊煒皆上書極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以

王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及割地界使○遣判大宗正事士儼兵部侍郎張燾詣河

南修奉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年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

士儂等往檜以如圭不先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
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講焞固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
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

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
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

為非固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

和議成
例加爵

賞飛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
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
人三詔不受帝溫言以王倫為東京留守○以吳玠
獎諭之飛乃受命

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
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至是

議和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
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

病甚扶掖聽命

初賜內侍藍安石謚

宦者有謚自安石始也

二月以周

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

庭實至西京先朝陵

寢見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以李綱為湖

南安撫大使張浚為福建安撫大使○以郭浩為陝

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崇國公聽讀

於資善堂○王倫至汴金人以三京及陝西河南地

歸之

王倫至汴見烏珠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烏珠

遂自祁州渡河而還

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夏人

陷府州○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以孟庾為西京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五月鄜延副將

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綏德青澗人李世輔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

巡檢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度募間者世輔應募與張琦俱往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絕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庾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輔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鈴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烏珠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

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烏珠歸
宋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世輔
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
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將渡洛渭由商虢
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
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薩里罕
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
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與
薩里罕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薩里
罕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
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世
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
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
生擒薩里罕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
戴天之讎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

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而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叱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是年二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宋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叱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叱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叱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於河池玠遣詣樓炤於長安炤承制以為

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行在六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月皇后邢氏崩於金之五國城○夏國主乾順卒子

仁孝立○吳玠卒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

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竄澧州推官韓紉於循

州上書論講和非計也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士儼還自河南

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

士儼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西掃實欲觀釁以

伐謀秦檜白止之士俵出蔡頰河南百姓歡迎夾道
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柏
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俵齊安郡
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
以雪此耻復此讎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
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
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樓炤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
患之出燾知成都府樓炤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
使吳璘為秦鳳經略使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為鄜延
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
執之烏珠言於金主曰達蘭富勒呼主割河南與宋
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
介具言於朝會孟度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秋七
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達蘭等反金人執之秋七

月以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於河池○金

富勒呼等謀反伏誅

金宋國王富勒呼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究國王宗雋為左

丞相復附之達蘭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富勒呼宗雋皆伏誅以達蘭屬尊釋不問出為行臺左丞

相居燕京金以烏珠為都元帥○金以杜充為行臺右丞

相○樓炤還自鳳翔○八月金達蘭等復謀反伏誅

金魯國王達蘭至燕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呼蘭等謀反事覺金主且疑達蘭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達蘭南走追而殺之於祁州其黨皆死蘇符如金賀正也冬十月金徙

王倫於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

倫見金主於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

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達蘭罪
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
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
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
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
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
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
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以待報命之至

嗣濮王仲偁卒○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

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
金人心多反覆和不可恃備不可撤秦檜惡之光復
折檜於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
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庚申

十年金天眷三年○夏仁宗

春正月以莫將為迎護梓

宮奉迎兩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

綱薨於福

州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

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為南渡之偏安耶惜哉

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

○夏四月金蜀國公尼楚赫卒○韓肖胄罷○五月

作敷文閣

奉安徽宗御製也

金人分道南侵烏珠至東京留

守孟庾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為金

烏珠以歸地於宋為非計

而張通古又以宋置戍河南言於鄂特本請及宋部置未定當議收復鄂特本然之及達蘭誅烏珠遂與鄂特本定謀集國中兵於祁州金主乃如燕京命烏珠自黎陽趨汴薩里罕出河中趨陝西聶呼攻山東李成攻河南於是烏珠與孔彥舟趙榮鄒瓊等攻汴孟廩降烏珠入居龍德宮遣兵攻河南州縣皆降之金

冊李仁孝為夏國王○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

以城降之

葛王烏祿太祖之孫許王鄂爾多之子也

金李成侵西京留守

李利用棄城走○金薩里罕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

降之○金烏祿圍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烏珠來戰

錡復大敗之烏珠走還汴順昌圍解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

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為四萬人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

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游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人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哈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間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

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
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
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
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
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
盈野退軍老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
彥舟鄺瓊趙榮等帥十萬衆來援過淮寧留一宿治
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
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
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
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
曹耶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
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
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
募得曹成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
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

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
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
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易破
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士子烏珠至
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
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
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耿訓曰太
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
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
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
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
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將各居一部時大
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
番休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
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

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
殊死戰入其陣刃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
深尺餘乙卯烏珠拔營去錡遣追之死者數萬方大
戰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
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
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
退不可却却官軍以槍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楊子馬皆女直為之號長
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
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
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
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
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烏珠平
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
常以下皆鞭之遂擁衆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衆
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

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
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
則烏珠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吳璘使李師顏敗金人
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於扶風拔之

薩里罕自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揚政在鞏郭浩在鄜

延惟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
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言河池不可守
欲退保仙人關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
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
於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亦遣姚仲拒敵於
石壁敗之金呼雅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
顏以驍騎擊走之遂拔扶風獲三將及女直百十
七人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姚仲力戰破之岳

飛將牛皋敗金人於京西○郭浩使鄭建充敗金人

於醴州拔之○樓炤以父喪去位○王彥敗金薩里

罕於青谿嶺薩里罕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儼

主奉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

飛遣將分
布經畧而

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
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復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
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秦檜力主和議奏
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指班師飛奏金人銳
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韓世忠使王勝成閔

大敗金人於淮陽軍○岳飛及金人戰於蔡州敗之

復其城○閏月張俊使宋超敗金人於朱家村○胡

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於涇州○岳飛使張憲敗金
韓常於潁昌復潁昌及淮寧府○岳飛使郝晟敗金
人於鄭州復其城○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
人於河清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韓世忠使王
勝復海州金人來救勝大敗之○王德復宿州遂會
張俊於城父金烏祿及酈瓊棄亳州遁去俊入亳留
二日而還次於壽春俊遣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斬
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游騎引去德因潛
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

齊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帥莫不靡碎爾何為者金將遂投兵降守將馬秦猶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於城父時鄴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引衆去德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安置秘書少監趙鼎於潮州秦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惡鼎居越偪已諷中丞王次翁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徙鼎泉州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次翁等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詔降官為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秋七月岳飛使張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應會李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秦檜薦次翁為

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檜德其言遂引同列岳飛大敗金烏珠

於郾城

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諸帥欲併

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烏珠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兵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

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以楊沂

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金烏珠侵潁昌

岳飛使王貴敗之

烏珠既敗於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

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薩巴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尸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

之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

而烏珠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壻夏

金吾烏珠引兵還汴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

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

絕斷金人山東河北岳飛大敗金烏珠於朱仙鎮烏

珠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飛進軍朱仙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

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而還岳飛奉詔班

師遂自鄆城還鄂州金復取潁昌淮寧府蔡鄭州飛

固辭職不許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

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

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僉軍以抗飛河

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烏凌阿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

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奇微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烏珠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烏珠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

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烏珠悟遂留不去及飛還烏珠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八月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而已

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

秦檜之謀也九成從楊時

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首選及為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金寶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

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楊沂中之師潰於宿州遂自壽春渡淮

而還金人屠宿州○九月使李易諭韓世忠罷兵還鎮○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知金

州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冬十月金薩里罕取慶陽

府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

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薩里罕犯慶陽知府宋萬年以城降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

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送於薩里罕薩里罕使諭城降忠植至慶陽城下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薩里罕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十

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

時金主方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

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

十二月金以阿里布薩里罕為

左右副元帥○金始置屯田軍於中原

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

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辛酉

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金烏珠入壽春府遂渡淮入

廬州

烏珠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

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而進

詔楊沂中帥師赴淮西岳飛進

師江州○金主初服袞冕○二月王德復和州金烏

珠退師昭關德又敗之遂復昭關

烏珠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

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於江中德白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烏珠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金人來爭德復敗之

詔韓世忠帥師援

淮西○楊沂中劉錡及金烏珠戰於柘臯大敗之遂

復廬州

初烏珠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援之錡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乃與關師

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烏珠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益之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何待宣撫也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揮軍渡河首犯其鋒一將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噪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

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於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烏珠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改

遂復廬州

封道君皇帝為天水郡王淵聖皇帝為天水郡公故

遼主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

戊午金主親祭孔子廟北面再

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馬一日宴羣臣於瑤池殿適烏珠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又嘗謂侍臣曰朕觀貞觀政要

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為法金主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金主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三月金人亦不當非也

取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遂皆帥師還鎮

張俊楊沂中劉

錡奉詔班師乃棄淮西而歸會金人圍濠濠守王進告急俊乃復邀沂中錡會於黃連埠同往援之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錡謂沂中曰何以處此沂中曰戰爾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

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預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自宣化渡江錡時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錡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岳飛帥師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耳乃還

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

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

奔命可坐而弊帝不從飛復恐帝怠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

至蘄黃以議攻郤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金烏珠自渦
飛至廬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口渡淮北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平○

楊沂中還師臨安○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

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

范同獻計於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
自解檜喜乃密奏柘臯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
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
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
赴樞府治事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世忠在楚州十
餘年兵僅三萬金人不敢犯檜至是以其軍儲錢米
百萬緡石

歸於國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

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秦檜深喜之遂罷五月
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

置兩淮江東西湖廣京西四道總領軍馬錢糧官

張自

俊以趙開總領四川財賦掌措置移運應辦諸軍錢糧至是收三大將兵權以其兵分屯諸處乃置三總

領所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遂預聞軍政其後鎮江諸軍錢糧淮東掌之鄂州荆南

江州諸軍錢糧湖廣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掌之與四川總領凡四所而江東西京西二道則廢

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

俊至楚州以海州城不可守毀之遷其民

統韓世忠軍還鎮江金太師領三省事鄂特本卒

鄂特本天

會初即當國事議禮制度興學六月以秦檜為尚書
選士治歷明時皆鄂特本啓之

左僕射兼樞密使○罷劉光世兵以為萬壽觀使

光世

尋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

張俊岳飛還

自楚州○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

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

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知荆南府張俊如鎮江措置軍務○八

月立祚德廟於臨安

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罷知温州王

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

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岳飛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弗悅俊又欲修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

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舒蘄而不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

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

吳璘拔秦州開金統軍罕扎與

蘇卜實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

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
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
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時罕扎蘇卜實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
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
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及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
仲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
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
蘇卜實善謀罕扎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罕
扎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肥馬亟麾
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罕扎走保臘家城
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
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之而
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
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莫將還自金詔
還延安政還鞏胡世將惟浩歎而已

以劉光遠為金國通問使

烏珠欲議和縱莫將南還以道意秦檜請遣光遠往

冬十月金人入楚泗州○劉光遠還自金詔以魏良

臣為金國稟議使

烏珠遣光遠還要重使會議秦檜奏遣良臣往

下萬壽觀

使岳飛於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

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鵬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即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

行樞密府勒之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曰俊以為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勒錄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彊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高喜白檜

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考乃
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迹高又使于鵬孫革等證
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
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
無辜判宗正寺士儼請以百口保飛無它且曰中原
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
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
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
下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
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於死亡其間豪
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之師自此與和日月侵
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
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
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
封咸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
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

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
世忠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
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持
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 金人

取濠州○邵隆復商號陝州○十一月范同罷

秦檜惡之

也安置提舉洞霄宮李光於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萬俟卨論光陰懷

怨望與孫魏良臣及金蕭毅來

烏珠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良臣偕

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及金平畫淮水中流為
二州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

疆以唐鄧二州界之

蕭毅入見帝悉從其所請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

廟社稷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為疆割唐鄧二州界
之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

招納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

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蹈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 詔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

陝西地界以畀金人

金既與宋畫界其壤地東極濟刺敏呼爾哈諸野人之境北自

扶餘路之北三千餘里和囉和屯穆昆地為邊右旋入秦州富勒呼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

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踰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州西南四十里取淮之中流與宋為界凡十九路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亦云盛矣宋既失中原陝右於金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大散關為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其羈縻之州不預焉秦

檜殺萬壽觀使岳飛於大理寺獄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秦檜手書

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於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

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
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
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
死諸將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
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
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
金人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
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
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啗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
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
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
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
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
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
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

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壬戌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

春正月張俊還自鎮江

○金衍聖公孔璫卒子拯嗣○二月進封建國公瑗

為普安郡王○何鑄還自金

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

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

宗之喪及帝母韋氏金改封劉豫為曹王○三月放判太宗正

寺齊安郡王士儂於建州

以其救岳飛秦檜惡之也

四川宣撫副

使胡世將卒○夏四月策進士於射殿賜陳誠之秦

熺等及第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至是進士南省擢為第一檜以為嫌故以誠之

為首而熺次之誠之之策專主和議云

以孟忠厚為迎護梓官禮儀使

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金使劉苦來

金遣左宣徽使

劉苦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且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金主立其

子濟安為太子

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安班貝勒即帝位至是始正名位定制度焉脩

臨安府學為太學。○五月以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

使。置司。沈昭遠如金。

賀金主生辰也。

初置榷場於盱眙。

其後又置

於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場於沿邊州郡。

金主燕羣臣於五雲樓。

金主自去

年荒於酒。諫者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然未嘗止也。至是燕羣臣於五雲樓盡醉乃罷。

六

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於道州。

秦檜意也。

以吳

璘為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秋七月竄福州判官

胡銓於新州。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故竄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坐流辰州以

死。

八月何鑄罷。

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怨之諷石侯高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許

遂出知徽州以萬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

后章氏至自金居於慈寧宮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

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櫬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鄭剛中以商秦之半畀金人棄方

山和尚二原以大散關為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

帝易總服奉安於龍德別宮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大赦加

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成也

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

使○以郭浩為金房開達四州經畧安撫使○楊愿

如金

始賀正旦也

金置榷場於壽鄧州鳳翔府○冬十月

葬徽宗及顯肅皇后於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之

改尋

曰永祐

以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

兩國公辭不拜

以太后回鑒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十一月貶

何鑄為祕書少監

以其援岳飛也

張俊有罪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

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諷臺臣江邀論之俊乃求去遂

以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餘年而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

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
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

煇卒

煇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頗嘗以魯許
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詔祕書

少監秦熈脩建炎以來日厯

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
與乃乞以子熈領國史

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
太后北還為已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

羔上孟忠厚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
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婿也未

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
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金太子

濟安卒○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字伊立立

籍民十八
歲以上者

得八萬四
千五百

癸亥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二月作景靈宮於臨安

初東京奉先之制太

廟以奉神主歲五享之宗室諸王行事朔祭而月薦新則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皇帝親享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后妃繼之遇郊祀明堂大禮則先期二日帝親詣景靈宮行朝享禮至是羣臣乞擇典塏之地做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眸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副周極之思帝從之乃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諸帝居中元天大聖后與諸后居後殿凡上元寒食七夕及帝后忌辰七月用道釋作法事三月築太社太稷壇○築園丘○

夏四月頒鄉飲酒儀於諸州○閏月立貴妃吳氏為

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

妃帝憐邢后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
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

罷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
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五月金初

立太廟社稷○六月程克俊罷○秋八月行人洪皓

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
三十餘人至是以和議成許使人

還餘皆物故惟三人得歸已而金人懼為已患遣人
追之七騎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

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烏舍聚落也
烏舍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食嘗大雪薪盡以

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烏舍持以問皓皓
力折之烏舍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

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烏舍怒曰汝作和事官
而口硬如此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

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辭可也烏舍義之而止和議將成烏舍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烏舍曰汝性直不誑我乃與如燕及烏珠殺烏舍黨與皆死獨皓與異議得免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每遇貴族名家子姓流落於北者盡力拯救之嘗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初宇文虛中薦皓於金主欲以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因欲逃歸請於韓昉乞就真定大名居止以自養昉知其情乃以為中京留守判官皓迄不就職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

黃鍾大呂乃可遂除皓猷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於柞山踰年達
蘭送於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
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
於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
於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
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
會寧及還入見除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
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
既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遣宇文虛中至雲中
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
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
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
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
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

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
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
忍北面臣之吾有死爾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
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
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
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
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於耶律紹
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
死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
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
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
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
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
君何悲也及尼瑪哈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
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
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蒐消雪窖

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贖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弁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遣江邈奉迎累朝神御於温州○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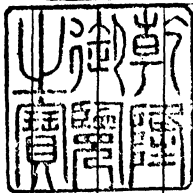
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瑗解官持服○冬十月奉安累朝神御於景靈宮○十一月有

事於園丘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不見○金使完

顏晔來

賀正且也

初營田於關外○建祕書省○求遺書



通鑑續編卷十六